

杜宣剧作选

下册



*Duxuan
juzuo xuan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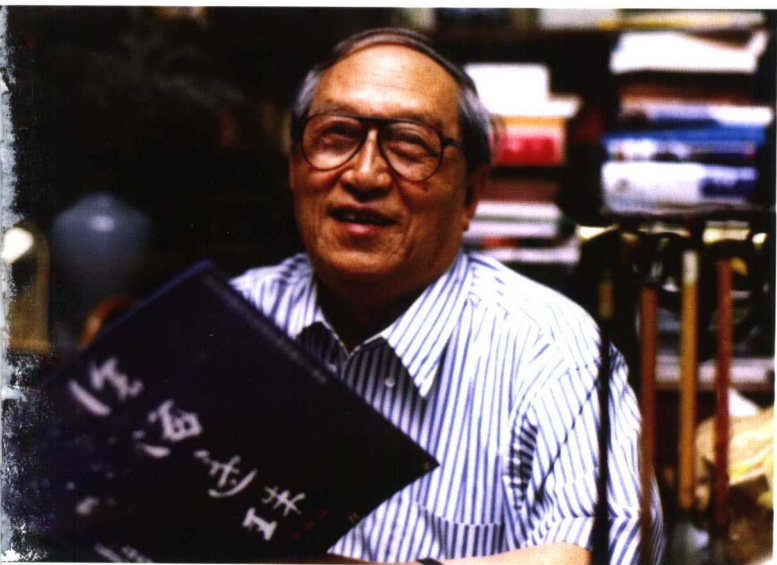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戏剧出版社

杜宣剧作选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下
册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《沧海还珠》

1997年6月作者摄于《沧海还珠》上演之前

为庆祝香港回归所作的一部大型史诗剧。由上海影剧界五代同台演出。剧照表现的是香港回归时的一幕。第一排（从右至左）：乔奇、秦怡、沙莉、江俊、周谅量、张瑞芳、凌之浩、陈少泽，参加演出的还有：白穆、胡庆树、郑毓芝、曹雷等。导演王复民。





《彼岸》

1978年7月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一团在上海首演。获(1976.10—1979.10)上海市文化局创作演出奖，1979年建国30周年赴京演出，获中央文化部创作二等奖。这是粉碎四人帮后，杜宣创作的第一个剧本，也是佐临复出后导演的第一部话剧，主演乔奇、江俊、严丽秋、庄则敬等都是文革后的首次亮相。





《欧洲纪事》

由胡伟民导演，上海青年话剧团首演于1985年上海第二届戏剧节。主演：娄际成、郑毓芝、张名煜、朱艺、焦晃、刘玉等。

《世纪的悲剧》

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而作，由日本民艺剧团导演内山鹑先生执导，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出于1992年12月。主演：徐风、余晨光、陆英姿等。



《梦迢迢》

1989年10月为庆祝建国40周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首演。主演有：俞洛生、卢时初、许承先等人。杜宣夫人叶露茜及其孙女桂晴也参加演出。



杜宣和导演欧阳山尊在谈戏。



俞洛生（左二）饰张学良。



卢时初（右一）饰赵绮霞，
叶露茜饰保姆阿娟（左一），
桂晴饰赵绮霞之子。

目 录

(上册)

难忘的岁月(四幕话剧)·····	(1)
动荡的年代(五幕话剧)·····	(83)
无名英雄(四幕话剧)·····	(213)
上海战歌(四幕话剧)·····	(305)
附 《上海战歌》的构思初稿和二稿·····	(407)

(下册)

彼 岸(六幕话剧)·····	(419)
欧洲纪事(四幕话剧)·····	(495)
世纪的悲剧(七场话剧)·····	(567)
关山万里(四幕话剧)·····	(635)
梦迢迢(三幕五场话剧)·····	(723)
沧海还珠(四幕十五场史诗剧)·····	(787)
附 山居寄简	
——为《彼岸》答友人·····	(871)
《梦迢迢》的诞生·····	(876)
写在《沧海还珠》之前·····	(885)
后 记·····	(888)

国际题材三部曲之一

彼岸

(六幕话剧)

人 物

席 索——非洲某国武装斗争的领导人，国际上著名的反帝战士。

琼 琼——席索的夫人。

柯南多——席索的女儿，约8岁。

苏梭柯——出身于非洲的说唱世家，口头文学家，席索的战友。

比 斯——苏梭柯的夫人。

马马迪——受伤的另一游击队的青年领袖。

凯 塔——游击战士。

聂乍得——土耳其人，反法西斯战斗中的老英雄，脚微跛。

玛格里特——西班牙人，机场咖啡店女侍者。

琼 斯——意大利人，“和平使者”大饭店酒吧间男侍者。

希 姆——某国特工人员，公开身份为某国使馆商务参赞。

兰 塞——某国特工人员，公开职业为《世界革命报》记者。

彼多夫——某国特工人员。

丽 娜——彼多夫的女秘书。

萨布索尔斯基——某国特工人员，公开职务为某国使馆二等秘书。

大 使——某国大使。

南 尼——意大利人，“和平使者”大饭店老板。

报 童。

女 护 士。

机场旅客若干人。

游客若干人。

记者若干人。

第 一 幕

现代。

非洲，某滨海城市，郊外森林区。

〔一幢木建的“高脚屋”，式样仿照的是阿尔卑斯山上牧羊人的小房子。十分宽大的阳台上有藤条椅，有木制的长桌子和椅子，均未油漆。在阳台上又有用木板制成的大花盆，开着十分鲜艳的花朵。其中有一盆开着紫色的藤萝，爬在藤架上，十分显眼，它在非洲名叫“中国的骄傲”。

〔在房子的周围，除了一些棕榈、椰子、胡椒和菠萝蜜树外，还有几株高大的芒果树。现在芒果正在成熟。这里所有植物，不仅色彩十分鲜艳，而且显示出强烈的生命力。

〔这幢房子，是驻在国拨给非洲某国政治流亡者居住的。是国际斗争中令人瞩目的地方。

〔这正是非洲的雨季，骤风暴雨。

〔开幕时正是大风暴。气势磅礴的音乐。

〔风暴过去了。蓝天被雨水洗得发亮，一大块、一大块斑斓的白云，在深邃的高空中飞翔。在强烈的阳光下，雨后的树叶像抹了一层光油一样，熠熠发光。阳台上

有参差的树影。桌子上、椅子上、地板上都被盖上了一层被大风暴袭卷下来的树叶、花瓣和芒果。

[琼琼——席索夫人，典型的强壮的黑非洲青年妇女。她的头上包了一块头巾，穿着连衫裙，正在收拾阳台上的残花败叶。

[室内传来三弦琴伴着一个浑厚的男低音歌声：

“狂风啊，
吹不散我的忧愁；
暴雨啊，
洗不净我的屈辱！
我胸中的仇恨，
就像溶岩一样翻腾！
乞力马扎罗火山啊，
就要爆发出冲天的火云！”

琼 琼 (听着歌声，跟着唱起来)乞力马扎罗火山啊，就要爆发出冲天的火云！

[苏梭柯穿着阿拉伯长袍，手里拿着三弦琴，由室内走出。

苏梭柯 琼琼，刚才那场暴风雨真猛烈啊！

琼 琼 这场风暴比去年还要厉害。(从地上拾起一只受伤的鹰)它是和风暴搏斗中掉下来的，多么勇敢啊！

苏梭柯 (接了过来)你看，它还会活的。(把它放在窗台上)在暴风雨中，它不像别的鸟躲在树洞里，它是和暴力搏斗的。

琼 琼 遇上这样强烈的风暴，困在丛林中的同志们可真够苦啊！

苏梭柯 啊,我们祖国什么时候才能解放啊!我真想回国去,跟他们一块儿战斗!

[他们两人都勾起了乡愁。

琼 琼 我也很想回去,可是这儿的工作也很需要。感谢兄弟国家让我们在他们这儿设立了这个联络站。

[苏梭柯点点头。

[马马迪拎着包从屋里出。

琼 琼 (见马马迪要走)马马迪……你要走?

马马迪 你们不是说等我眼睛好了就放我回去吗?

琼 琼 中国医疗队同志一会还要来给你做最后一次检查。

[苏梭柯见马马迪出来,没有讲话,继续轻轻地弹唱。

马马迪 谢谢你们,我作为一个战士,一分钟也不能离开自己的部队。

琼 琼 可是你的眼睛还没有完全好。

马马迪 就是好了,你们也不会放我走的,因为我是你们的俘虏。

琼 琼 马马迪,我的好兄弟,你不应该这样想,可不能上人家的当!我们都是受压迫的黑人兄弟,我们是同志。

马马迪 既然是兄弟、同志,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扣在这里,还抓了我们那么多战士!

琼 琼 你放心吧,席索已经把你们的人送回去了。

苏梭柯 还给你们补充了枪枝弹药、医疗用品。

马马迪 有这样的事?

琼 琼 席索回来他会使你相信的。

马马迪 那席索什么时候回来呢?

琼 琼 他马上就要到了。

马马迪 好吧,那我等他。(由原路下)

苏梭柯 我真不明白,席索对马马迪和他的部队一直很尊重,为什么他们突然跟我们冲突起来?

琼 琼 这里面一定有鬼!

苏梭柯 他是在打我们的时候受的伤,席索却把他接到这里来治疗,我们自己的伤病员倒困在丛林里缺医少药。

琼 琼 席索这件事做得十分正确。开头我也有些想不通,可是席索常常说,我们非洲人不应该打非洲人,我们非洲的内战,都是苏美两霸为了争夺非洲挑起来的,把我们搞得处处都不安宁。

苏梭柯 你的话,完全和席索一样。

琼 琼 对的,完全一样。

苏梭柯 也许你们是对的。

[白云在天际飞翔,他们彼此在驰思。

琼 琼 你们的行装都准备好了吗?

苏梭柯 早准备好了。

琼 琼 现在只有两个小时了,为什么席索还不回来?

苏梭柯 最近丛林中的战斗十分激烈。

琼 琼 (停顿了一会儿,忽然下决心地对苏梭柯说)苏梭柯,我看席索可能赶不回来,你去把他的飞机票退掉吧!

苏梭柯 不,席索本来不愿意离开丛林到外面去开会,但是因为这次国际会议十分重要,所以他才准备去参加。

琼 琼 席索要是赶不回来,你代替他去发言……

苏梭柯 不行,琼琼,这可不行啊。

琼 琼 人家不是说,席索和苏梭柯,除了老婆分开之外,其他的都分不开。

苏梭柯 是啊,我和席索从小在一起流浪,一起在白人种植园做工。后来我们一道到巴黎,一边做工,一边寻找解放祖国的道路。我们又一道回到祖国,发动了武装斗争……可是,现在我和席索是有分歧的。尤其是在他这次发言的内容上,我们俩不一致。

琼 琼 是的,你和席索是一直在争论着。你知道我和你也不一致。我是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。我家世代宣传基督精神,天天祈求上帝赐福给我们可怜的非洲人。可是上帝太不公平了,我们善良的非洲人,永远只能当白人的奴隶,所以我的爸爸后来却成了叛教者。

苏梭柯 这个我知道,我去听过你爸爸的演讲。这位尊敬的老人,他向广大的非洲人民说:“三、四百年前,当白人刚到我们非洲的时候,白人有圣经,非洲人有土地;现在相反了,我们非洲人有了白人的圣经,白人有了黑人的土地了……”

琼 琼 苏梭柯,这是多么严酷的教训啊。现在苏美两霸,又在非洲横行霸道,我们还能不觉悟吗?

苏梭柯 所以不论是穆斯林也好,基督徒也好,在争取民族独立、反对种族压迫的旗帜下,我们团结起来了。

琼 琼 这是对的。但是现在你变了,就是让另一个化了妆的恶魔把你给迷上了。这和祈求上帝赐福给我们有什么两样。

苏梭柯 我不能同意你和席索这种说法,把好心援助我们的朋友,当作敌人。

琼 琼 (带点自言自语)席索常常说,要一个正直的人,去认识一个虚伪的人,是很不容易的。好心的苏梭柯啊,什么

时候你才能清醒过来!

[柯南多是席索和琼琼的女儿,八岁,但看起来像中国十一、二岁的孩子。穿着色彩鲜艳的连衣裙。比斯是苏梭柯的夫人,性格明朗,穿着短袖衬衫和“沙丽”。柯南多一手牵着比斯,一手提着大口袋,两人都是十分愉快地走上。

柯南多 妈妈——

[琼琼走到阳台栏杆边向下面招呼。

琼 琼 柯南多——

[柯南多、比斯走上阳台。

柯南多 (把手袋交给琼琼)这是比斯婶婶买的,说今天是您和爸爸的结婚纪念日。

琼 琼 (感谢地)比斯——

比 斯 琼琼,祝贺你。苏梭柯来吧!

[比斯和苏梭柯,彼此搂着腰,并排站在那里看着琼琼。比斯看了苏梭柯一眼,苏梭柯拨动了琴弦。随着轻快的旋律,比斯愉快地跳起舞来,只跳了几小节,比斯就笑了起来。

比 斯 琼琼,你知道我笑什么?

[琼琼摇摇头。

比 斯 我想起来了,你们结婚的那天晚上,我们在丛林里跳舞一直跳到天亮,我们又渴又饿,这才想起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。后来是谁找到了棵芒果树……

苏梭柯 那是我找到的,我们就坐下来大吃了一顿……

比 斯 席索爬到芒果树上,把芒果抛给大家说:吃吧,兄弟姐妹们,这就是我跟琼琼的结婚宴会。那时候,我们真年